

于京旭
著

苍白的血



夏出版社

苍白的血

于京旭
著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045号

苍白的血

于京旭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4.75印张 319千字 插图2

1992年5月北京第1版 199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ISBN7-80053-379-4/I·259

定价：6.80元

第一章

1985年7月29日

北京市

天快黑了，楚瑞娟从宾馆往家打了个电话，说是今晚要回家吃饭。雷志放下听筒，嘴里咕噜着：“吃个屁！”他一屁股坐进沙发里，也不开灯，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楚瑞娟和雷志结婚有四年了。邻居们都觉得这一对儿很怪，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吵嘴，但从不动手，也不闹离婚。吵完了关灯睡觉，天一亮，男的上班，女的买菜，又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久而久之，居住在这座古老的四合院里的人们也习以为常了。如果哪天这两口子没吵嘴，反倒觉得是个稀罕。

楚瑞娟是1981年在山东老家和雷志相识的。那时她二十二岁。雷志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编辑，为了一本书的印刷业务到渤海县出差。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他和这家印刷厂的会计楚瑞娟混得烂熟。

她长相不错，虽然秀丽稍嫌不足但娇媚有余。雷志当时

才二十三岁，没有女朋友。他一下子就被这个外向型的性感姑娘迷住了。他中等身材，貌不惊人，瑞娟对他感兴趣的是他所从事的工作和广博的见闻。他的言谈话语中有无数在小县城里从未听说过的外界事物。

雷志回北京的前一个星期里，他们的关系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白天，一时看不见对方就怅然若失；晚上，在东关外树林中的幽会更是难舍难分。

火车站送别的一幕颇有生离死别的味道。雷志掏出一方手帕，上面写着十六个字——今生今世非你不娶，海枯石烂永不变心。他还当场咬破手指，用鲜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时隔两个月，他在北京收到了瑞娟的信：

“亲爱的，我怀孕了……”

雷志毅然下定决心，不管她在北京有无户口，立即结婚！

初到首都，瑞娟处处感到新奇。接触的人不一样，了解的事物也多了，多到她那一贯聪明的脑瓜无法承受。她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俗话所说的：天外有天。别说县城和北京没法比，听邻居家出过国的人说，北京和香港也没法比，而美国就更棒了。她不知道那是否就是仙境。老家不远处倒是有个仙境，传说有八位神仙从那儿飘洋过海。她去过那里，除了些破房子和树木稀疏的小山峰外，看不到一丝仙气。

过去在县城，某个姑娘或小伙穿着讲究一些，人们非多看几眼不可。瑞娟就是经常被人注目的。可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人们的穿着打扮一个比一个漂亮，赛着的帅，她只有向别人多看两眼的份儿了。买菜的时候，她总喜欢把沿途的商店都转一遍。那一对对情侣在柜台前选购物品时，男人们都是那么慷慨。瑞娟腆着大肚子不禁看得眼热。当时的雷

月工资仅六七十元啊。在山东的那座小城，雷志是她心目中的王子，一旦她开了眼界，这王子的形象顿时显得渺小了。于是，他们开始了每晚的唇枪舌剑。雷志迷惘了，他意识到妻子变了。

就在瑞娟心情烦乱、塞满一脑子新奇的信息而不知所措的当儿，孩子降生了。她得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思考、理顺自己的思绪。她需要重新认识世界和自我，需要重新评价这场速战速决的婚姻。

瑞娟明确了这样的信条：当今的社会，要想过得舒适，得到比别人多的享乐，必须想办法弄钱，要有大笔的钱！雷志虽然已不合口味，但决不和他离婚。因为雷志爱她，怕她，容易操纵和控制，而且他的朋友圈子里很有几个不是泛泛之辈，可以为己所用。这个家可以作为她的据点、大本营。再者，真是离了婚，别的男人能否真心爱她又很难说。雷志不在家时常到家里来的男人们，哪一个不是想来占点便宜的呢？这一点，从他们那简直要冒出火来的眼神中就全能明白。但不离婚决不等于自己这一生就依附在雷志身上。一方面要逼着雷志想办法捞钱，另一方面她自己也要挣钱。她隐约感到，自己要想挣钱很容易。

楚瑞娟像一条蛰伏的蛇，等待着季节变换，时机一到，她就会出洞。

1983年，各种公司如春笋般从地下冒出来。一时间，饭店里、公共汽车上、公园、咖啡馆、舞厅甚至家庭中，到处都在谈生意、做买卖，好像遍地都是物资、到处都有金钱，就看谁有本事去捞、去抢。

机会来了。楚瑞娟迫不及待地冲进经商的洪流中，尽管

她赤手空拳，两眼一抹黑。

雷志的朋友中有一个姓纪的中年人，别看他像一副棺材瓢子，却神通广大。他筹集了一笔资金，办起一家“太康信息咨询公司”。他对瑞娟垂涎已久。她利用这一点，主动送上门做了这家公司的雇员。没多久就把纪老板要弄得心痒难耐，活像一只闻见腥味又吃不到鱼的馋猫。纪老板在社会上以及各部委有很多关系，再加上他很会钻营，所以开张不到一个月，倒腾了二十吨化工原料就赚到手八千七百元。为了讨好楚瑞娟，纪老板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就在那天晚上，楚瑞娟那只精美的鳄鱼皮坤包里被四千元钞票塞得满满的！作为回报，她第一次背叛了丈夫。她没有丝毫的羞耻或不安，反倒觉得很充实。初次得到这么多钱使她激动万分，居然在做爱时还盘算用这笔钱干些什么。

从此，她的身影更多地出现在高级宾馆的套房中、豪华饭店的单间里。在她看来，做买卖赚钱并不难。

一年当中，她不慎两次怀孕，都瞒着雷志偷偷做了人工流产。

一年当中，她赚到手四万余元。只陆续对雷志公开了一万元。另外的钱存进银行，存折藏在她和雷志的结婚照镜框里面。

谁知好景不长，纪老板去了一趟深圳便音讯全无。没几天，太康公司又被查封，纪开元走私黄金被捕。过去那些称兄道弟的关系户都变成缩头乌龟，生怕沾一身骚。楚瑞娟像猴子没了棒要，财源断绝，一个跟头从豪华宾馆跌回了家。她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而且，普通的饭菜她已不屑一顾，雷志为此伤透了脑筋。又一个冬去春来，这个万元户的存折上只

剩下几百元了。

雷志对妻子在外面的所做所为有所耳闻，有时甚至想跟踪她到宾馆去看看。但他又害怕真的看到什么，那他该怎么办呢？在这个问题上，雷志性格上优柔寡断的弱点集中地暴露出来。他不能无视妻子仅干一年就成了万元户的现实！现在自己身上穿的、碗里吃的可以说都是她挣的。在这个家里，妻子的经济地位是他可望而不可即的。再说，传言总归有水份，不能完全相信。那么，就此装聋做哑、不闻不问？他又不甘心。于是，他只能用无数的猜测和推断做武器，更频繁地和她吵架斗嘴，以减轻心中的苦闷和恼怒。然而这种战事总是以他的哑口无言而告一段落。

“唉，她对我还是不错的，什么好东西都给我买。为了赚钱，即便和人逢场作戏地应酬一下就由她去吧，只要不过分就行。”在雷志那纷乱的思绪中，经常有这样一根线头跳动几下。

可雷志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日益为入不敷出的家庭经济危机而焦灼的时候，在每时每刻抬头就能看到的结婚照镜框里面，妻子竟然私藏了三万元巨款！

其实，楚瑞娟有好多次想取出一些钱来用，但终于忍住了，因为那将全部暴露。更重要的是她要留着这笔钱，等待和寻找机会东山再起。

就在楚瑞娟像丢了魂似的惶惶不可终日的当儿，她的母亲从山东老家来了，还带来他们的儿子。楚瑞娟奇迹般地换了个人。她每天搀着母亲逛商店、转菜市场，三顿饭也安排得熨熨帖帖。晚上她逗着儿子能玩到十点钟，直到儿子连眼皮都睁不开才交给雷志，自己去把一家人换下的脏衣服洗净。

雷志是搞文学的，他想不出有哪部文学作品或有谁描写过这样的女人。瑞娟究竟是一种什么性格的女人呢？

雷志享受了几个月充满温情的家庭生活，甜丝丝的心境几乎使他忘却了过去的诸多不快。

天气转暖。四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雷志和瑞娟送走了老太太和儿子。当火车启动时，瑞娟哭了。雷志好不容易劝她止住了哭泣，一直目送列车消失得无影无踪才出站。

当他们心情沉重地回到家门口，却发现一辆出租汽车塞在本来就狭窄的胡同里。车门开处，随着瑞娟一声惊呼，雷志看清此人竟然是纪老板纪开元！他立时回忆起往事，连手都不愿和他握。幸亏瑞娟迅速恢复了常态，插进来解了围。

进屋落座后，纪开元那滔滔不绝、近乎于神话的故事，使雷志逐渐忘掉了不快。他不得不佩服这位姓纪的。

纪开元在深圳翻船后，被公安机关收审。靠着一班朋友的帮忙，没多久他又被释放了。而后，他向内地倒了几批紧俏的家电产品，又从内地向深圳倒了幾次建筑材料，很快便神气起来。不久，他在深圳结识了一个名叫黄邦中的港商。黄邦中看中了纪开元的活动能力，又一起做了几笔不小的生意。于是黄邦中拿出一百万港元，纪开元出资二十万人民币，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中元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黄邦中任董事长，纪开元做了总经理。为了做几笔大买卖，纪开元回北京要恢复一些老关系，设立一个办事处。

纪开元对特区生活的描绘使雷志夫妇听得最为入神。他们认为当个万元户已经不易了，但纪开元说，特区那边万元户只能算穷人。这差距太大了。雷志把最后一丝醋意抛开，诚恳地向纪开元请教怎样才能赚大钱。他得到的是一个神秘的

微笑和一句极普通的话——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雷老弟！”

与纪开元意外重逢的三天后，楚瑞娟那只精美的鳄鱼皮坤包又被启用，而且里面多了一叠印有“深圳中元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驻京联络处”主任头衔的名片。雷志惊讶地发现瑞娟的适应能力极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另一个人。

纪开元重新得到楚瑞娟，真是高兴极了。但他万万料想不到，这个女人的心中却得陇望蜀地巴望着早日见到香港的黄老板！7月中旬，黄老板来到北京。

那天，在瑞娟的催促下，纪开元带着她中午就赶到首都机场。由于气象原因，当他们接着黄老板乘出租车离开机场时，已是华灯初上了。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楚瑞娟和黄老板就混熟了。黄邦中差不多有五十岁，中等个子，保养得极好，衣着宽松随便，头发却梳理得油光水滑。楚瑞娟听着黄邦中那一口怪腔怪调、拖声拉气的“普通话”，感到既好笑又新鲜。同时，在黄邦中的眼神里，她发现了自己期待着的东西。她有一种预感。

洗完澡的黄老板全身裹在浴袍里，散发着一种古怪的香水味。他从提箱里拿出几盒香烟，选了一盒递给楚瑞娟。这是一种味道很淡、专供女士吸的香烟。他随手为楚瑞娟点燃一支。

“纪先生，我来北京之前，河南那位朋友来香港办事，特别谈了些麻生意的情况。我看可以做。他说很快要来找你。因为出口批文必须到北京来搞啦。”

纪开元吃惊地说：“这些天没有河南来的人啊。”

“我知道，没关系啦，”黄老板点着头，从一只皮夹子里抽

出张小卡片交给楚瑞娟，“楚小姐，请按这个号码要一个长途电话好吗？”

楚瑞娟一边通知总服务台，一边注意地听着黄、纪二人的谈话。

“这批货有多大数量？”纪开元问。

“一万吨啦。”

纪开元瞪大了眼睛：“什么价？”

“八百元一吨。”

“这恐怕不可能吧？”纪开元思索着，“低于外贸出口定价，经贸部不会批准的。”

黄邦中笑了笑，示意登记完长途电话的瑞娟坐在他旁边。“我没有做过苕麻生意，有些问题搞不懂，所以我作了一些调查。河南这批苕麻已经积压很久，你们大陆上对外贸限制太多、手续也极繁琐。日本人大批收购这种东西，但大陆政府却不准直接卖给他们。这就给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投机商提供了一个转手发财的机会。而河南省在对外交往的程度上大大落后于南方沿海省区，门路太少、信息不灵，再加上你们自己给自己设置的障碍，这批苕麻只好压在仓库中喽！”

楚瑞娟虽然听得全神贯注，却也没忘给黄老板倒茶。

“想想看，一个非常贫穷的县积压如此数量的苕麻怎么受得了？资金积压、银行催款，农民拿着白条子堵在县政府门前骂娘，你说最后怎么办？县里急于把货出手，即便卖八百元一吨，县里还可赚二百元。上面不批？好啊，那就让货压在仓库中烂掉。只要没有第二家和我们竞争，我们就坚持八百元这个价啦。”

纪开元在一个大本子上飞快地划拉着“他妈的！老黄，这

笔买卖要是做成了，我们的利润不会低于三百万啊！”

“是啊，哈哈。”黄邦中皮笑肉不笑地说，“但是纪先生不要想一口吃成大胖子啦，我原想去日本直接同他们打交道，可是这笔生意赚头很大，用比较低的价格转手给别人也合算啦。我已经同新加坡的朋友谈好，作FOB，在深圳交货。我们腾出手来再做其它事啦。”

纪开元暗骂：“这只老狐狸！”但他不敢得罪黄邦中。何况，不管他姓黄的要什么心眼儿，反正自己能拿到手的不会少于一百万！

“河南那位老兄有什么要求吗？”纪开元问。

黄邦中没有说什么，只是伸出一根手指。

“十万！”纪开元挥散眼前的烟雾，“真敢张嘴！”

电话铃响，长途要通了。

黄邦中对着话筒喊叫了一阵，终于听清了。纪开元和楚瑞娟从黄老板那几句短短地问话和随即笑逐颜开的神情上得出结论——一切顺利。

黄邦中结束了通话，高兴得直搓手。“最迟后天他就到北京来，一切顺利啦。”说着，取出几份材料交给纪开元，“纪先生看看啦，这是他在香港时我们拟定的协议书。”

纪开元看完协议书问：“老黄，这上面规定，正式合同签订后，我们要先付二百万元定金啊！目前咱们手上最多只有五十万，你打算怎么办？”

“你是总经理啦，我把关系都交给你，你就看着办好啦。”黄邦中笑嘻嘻地说，“我还要请楚小姐当向导去长城、故宫玩一玩啦。”

“贷款是可以搞到一些，但我最多能搞到一百万。看来黄

先生还得费费心喽！”纪开元又把球踢了回去。

“这个嘛，不成问题，以后再谈，以后再谈。”说着，到洗澡间去换衣服。

黄老板在楚瑞娟眼里简直成了活神仙。她庆幸自己又交了好运，并开始盘算他们做成了买卖会分给她多少。

“喂！”黄老板做作地喊道，“快九点钟啦，你们是不是想把我饿死呢？”

他们笑着离开房间。在走廊尽头的拐弯处，一个冒失鬼和走在前面的楚瑞娟撞了个满怀。她刚要发作，却发现是雷志！

“你……你怎么来了？”她多少有些不自然。

“你又迷上什么了？连饭也不回家吃！”雷志话中带刺，火药味很浓。

纪开元赶前一步：“来来来，小雷，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香港有名的黄老板。这位是小楚的爱人，雷志。”

“啊，幸会！这么快就能和雷先生见面真是太好啦。刚才你的太太还向我介绍你啦。”黄老板极热情地握住雷志的手。

雷志到宾馆来的路上，曾想象着将会看到什么情景，但绝没想到瑞娟陪着个香港大老板。他被黄老板的身份和风度再加上一口港味国语震慑住了。他努力显得彬彬有礼：“黄先生一路辛苦，这次来北……”

“小雷，”纪开元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知道，人家黄老板是来做大买卖的。走，我们边吃边谈。”

“这很好啦，三个人吃饭不成样子，雷先生来了，四个人东南西北我们都占到啦。”黄邦中显得兴高采烈。

“好！黄先生这句话够吉利！”

豪华的餐室、丰盛的菜肴、比电影明星还要漂亮的小姐殷勤的服务，使雷志眼花缭乱。他的心越来越沉重。他也曾被一些有求于他的作者请到饭庄、酒楼去吃一顿，可像这洋豪华的宾馆，他还是第一次排排场场地坐下，品尝着自己无论如何也记不住名称的菜肴，呷着有生以来第一次喝到的英国酒、法国酒。黄邦中和纪开元的高谈阔论更让他难受，好像这个世界是他们兜里的一件物品，什么国界、空间、社会制度等等玩意儿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与他们相比，雷志自惭形秽。就是与自己的老婆比，也是自愧弗如！他想不通，为什么同样都是人，贫富和层次的差别会如此悬殊？黄老板当然无从捉摸，可纪开元他太了解啦！过去的一个小科长，现在摇身一变，居然也是个老板！而自己呢？唉，只好怪自己没能耐了。他想，既然小娟喜欢做生意就随她去吧，只要能把钱挣回家，有些小来小去的事就忍了吧。他暗暗骂道：“他妈的，你要是真的在外边胡来，我也会！”

酒至半酣，黄老板说：“雷先生，看得出，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大陆上，你的工作满好啦，可是在香港，要会捞钱才有地位。打工仔很苦的啦。”这话分明是看不起雷志。

偏偏纪开元又加上一通议论：“小雷，在香港，你干的这种工作叫爬格子的动物，没出息。人家哪怕开个杂货铺也是个老板，在社会上就有派！你呀，以后脑子放活一点，哪天黄老板有空，让他给你讲点赚钱的诀窍，教你几手！”

雷志真的生气了。他的脸上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愤怒的表情。他恨自己没有本事，恨自己没有胆量，也恨眼前这两个男人。但恨他们哪一点呢？他不知道。

此刻，坐在窗前沙发里的雷志一直没有摆脱和黄老板共进晚餐时的愤怒。他决心要想办法挣钱。他妒恨纪开元，但又时时刻刻被他那一个神秘的微笑和那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话所折磨，常常因冥思苦想而夜不成寐。他是相信灵感的，而且确信这灵感已经呼之欲出。想到最近几天给两位初出茅庐的作者发去的两封信，心中不免有些忐忑。

雷志掐灭烟蒂，按亮了台灯。他想起瑞娟打来的电话，于是走进厨房。锅碗瓢盆多日未用已蒙上一层灰尘，瑞娟这些天吃在宾馆，还时常住在那里。雷志和她吵了几次都没用。他又去宾馆找过她，却看见黄老板和纪开元都在忙着和一个又一个的客人密谈，瑞娟也是忙里忙外地显得很干练。每次雷志都自讨没趣地被妻子拖到走廊里埋怨几句，然后灰溜溜地走掉。

雷志对黄、纪二人有一种畏惧感，每次一看见他们，满腔的怒气不知不觉间便无影无踪了。就连他现在抽的万宝路牌香烟也是黄老板赠送的。他还发现，妻子的小提包里现在除了人民币外，还有一叠叠的外汇券和港币。唉，还能说什么呢？

橱柜里只有一盒鸡蛋和两筒午餐肉。雷志气恼地回到卧室，他决定不做饭了，瑞娟回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楚瑞娟在地安门下了出租车。离开有空调器的汽车，她顿时感到被淹没在热浪之中。她有意要步行一段，尽量在精神上恢复平衡。

纪开元为苕麻的生意去了河南。据黄邦中讲，批文已经

搞到了。纪开元离去的当天夜晚，黄邦中就溜进了楚瑞娟的单间。

最初，楚瑞娟还努力保持着一点矜持，但是当黄邦中把一个沉甸甸的金戒指套在她的无名指上时，她闭上了眼睛。耳边上黄邦中轻轻地说，买卖做成分给她十万元，还要带她出国享福。

惊诧伴随着渴望，贪婪的欲念扼杀了最后一丝羞耻。她丧失了思维，只觉得灵魂离开了肉体，冲破房顶飘向夜空。剩下的躯壳里回荡的呻吟声像野兽的哀鸣……

随后几夜，她离不开姓黄的了。甚至只要一想起他的那些花样，下腹和双腿就禁不住一阵阵颤栗。

本来瑞娟是不打算回家的，黄老板也不愿让她离开。但雷志这几天就要去山东出差，还是去老家那个印刷厂。这一次仍然是印书，还带去八万元的预付款。瑞娟不得不回家。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今天下午，纪开元从河南打来电话说事情进展顺利，但二百万元定金需要立即准备，而且，货物装车时还必须付清十万元的好处费。他要黄老板赶快想办法筹款，他自己明天一早也要赶回深圳办理贷款事宜。黄邦中立刻想打雷志的主意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瑞娟，要她动员雷志暂时将这笔印刷费挪借一下。作为酬谢，事成之后，他和纪开元每人拿出两万元送给雷志。如果雷志有什么担心，明天请雷志到宾馆来面谈。瑞娟表示，只要雷志肯合作，另外两万元她可以解决。这一次她真是下了狠心。她想，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出乎雷志的意料，瑞娟今天显得非常温柔体贴而且通情

达理。不但没有怪他不做饭，反而挽着他的胳膊上街，在一家看上去还算干净的饭馆里，为他要了几个精致的菜和几瓶冰镇啤酒。雷志满肚子的高兴渐渐缓解了。楚瑞娟向他详细介绍了那笔巨大的、成功在即的苕麻生意，直听得雷志眼睛冒火。瑞娟告诉他，生意做成后，他们俩可以得到十万元的报酬。这一次她又打了四万元的埋伏，但十万这个数字已经把雷志吓得惊叫一声，引得周围的食客投来好奇的目光。

楚瑞娟暗自盘算，要雷志挪用印刷款项的说词，等上了床再说。

雷志匆匆吃完饭，拥着瑞娟快步走回家。他不敢相信她说的都是真的，但又希望它赶快变成现实。他要求妻子再给他讲一讲这笔生意的详情。

瑞娟很乐意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再一次讲给雷志听。她讲了那个搞到批文的神秘人物，而且把很多自己的想象和猜测穿插其间。雷志越听越感到振奋，就连瑞娟也被自己的话再一次陶醉。

雷志的心情极好。他想，凭着挣工资，自己一辈子也挣不上十万，而小娟竟能在个把月挣到这么多钱，做买卖真是一件神奇的事。他服了。于是，他兴奋地搂着她使劲亲吻。

瑞娟也在笑，但很不自然。

雷志把瑞娟按倒在床上，压得她喘息都感困难。她想到这几天和黄老板的事，唯恐雷志有所察觉。但是，为了顺利地说服雷志，又只好满足他了。不得已，她伸手按了一下固定在床头的电灯开关，屋里顿时漆黑一团。

雷志对楚瑞娟这一反常举动感到奇怪。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于是不声不响地把妻子脱得一丝不挂后，偷偷摸着